鄉土之歌

施翠峰 文
楊美風 刻

民族藝術是附和在鄉土上的產物，一個地方會產生一種配合於當地民衆的藝術樣式，這好像有土壤的地方就自然會長出適應於那環境的某種植物那樣；那麼，民謠該是民族藝術中的最高表現者。生活在鄉土的人，都喜歡把月下花前的輕憐蜜愛，或者盤據心頭的愴惱苦悶，甚至於別離傷心的苦衷，一一率直地用平易的方言，隨口唱出來。這種無名作者的歌謠，一代傳一代，慢慢地具備了最通俗最符合大衆口味的形式，成爲那個地方的民謠。這正是開在樸素的鄉土上的眞正的藝術花朵。它們的律呂强烈地蘊藏着他們的疾苦與歡樂，決不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們所能輕易仿作的。

現在筆者在此介紹幾首諷刺人生的民謠，以嚮讀者。

世間親像大戲臺　苦出笑科攏公開
一生一人演一擺　本事攏愛提出來

臺灣鄉村的人們，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戲。他們以這種與其日常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物象，來比喻人生的滑稽，的確是够高明的。「苦出」，爲悲劇，「笑科」爲喜劇之臺語。

好花苦伊嘸長開　好月若伊嘸長圓
好夢心適快打醒　做人得意有幾時

還是一首諷刺人生；警惕大衆的傑出民謠。歌詞中沒有提出什麼說教的字眼，而只用些「花」「月」「夢」等的平凡物象，來指摘人生的浮沉無常。「嘸」讀鼻音，爲「不」之意。「心適」是有趣味或愉快之意。

今日好運水流東　明日失運水流西
順風駛船人人愛　除風箭水人人哀

人的一生是虛無飄渺的。今天一帆風順很快地成爲天的驕子，然而說不定明天忽然一落千丈，成爲無聊的小丑，這是預先不可捉摸的。一個透澈人生眞諦的人，應該失意時泰然，得意時超然。此歌最妙的地方，莫如「東」與「西」；「愛」與「哀」的四字。「除風」爲「逆風」，「箭水」爲溯水而行之意。

人心不足蛇吞象　傷過貪心無尾留
錢銀用趁莫用搶　買賣公平心清幽

不知足的人，其野心往往如蛇想要吞下象那樣大。可是，貪慾超過限度的時候，是絕對不會有好的結果。所以，如果我們想要賺錢的話，絕不可用搶奪的手段，由於正當的方式所獲得的錢，可使你心廣體胖。「傷過」爲太過份之意。「尾留」本是尾巴之臺語，在此具有後果之意。「趁」與「賺」同意。

金蠅也簪美花蕊　蝴蝶看着緊飛開
實在眞正不死鬼　汝的地場在糞堆

臺灣有一句俗語「一蕊好花插在牛屎堆」，這是諷刺美女嫁醜漢或者才女嫁凡夫的話。這首民謠與上述的俗語有着同樣的意思，不過，同時也是諷刺着不知自量的人的歌謠，把他們罵得相當刻薄。「金蠅」讀「金神」臺音。「簪」讀「針」臺音，爲停留之意。「蝴蝶」讀「尾爺」臺音。以上所錄五首民謠，都是諷刺人生或警惕大衆的，最後，再介紹三首歌頌窮人悠悠自適的心境的民謠，內容頗有趣味。

民謠選粹

阿招過年

林盛詞
劉成鈞畫

新年到，新年到，
阿招心肝，再過煩惱：
不是阿母生我獃，
十七八歲，早都嫁了！

新年到，新年到，
家家戶戶，攏在放炮；
就是阿招莫愛放，
愛放要等坐進大花轎！

阮的草厝在半山　手挎琵琶淸心彈
勞動一文一點汗　嘸敢肖思查某官

作者也許是個青年勞工，他的草葺房屋在山腹裡，每天散工就坐在窗邊彈奏着琵琶娛樂，除此以外，他是不敢下山到花街柳巷去紙醉金迷的，因爲由於作工所得的錢正是血汗的結晶哪。「阮」與「我」或「我們」同意。「挎」爲動詞，提之意。「文」讀「圓」臺音。「嘸敢」爲「不敢」。臺灣農村有一句俚諺「食、跋、迫，打算爲第一」，意思是勸告青年人如果想要吃酒、賭博、嫖妓的時候，要好好地先打算一下是否值得。（註：「迫」讀「踢」國音，爲玩或嫖之意）

赤人實在眞福氣　無煩無惱少嬰纏
不比好額煩半死　操心扒腹爲着錢

第一二句，很完整地把窮人在精神上最高的享受，描寫得淋漓盡致；第三四句，却很巧妙地暴露了富裕人家的多餘的苦楚，兩者作着很好的對比。唸起來，韻調特別佳美。「嬰纏」爲「被麻煩事情糾纏」之意。「好額」爲富翁。「扒腹」爲裂腹之意，「扒」讀「伯」臺音。

人人笑我嫁內山　街裡富戶難奢盤
君來作田娘作岸　較好富貴做大官

照封建的觀念說來，住在平地或者靠海還的女人，都不喜歡嫁給靠近山地的男人，因爲山地的文化總比平野落伍些。可是，窮人的女孩如果嫁給街上的富裕家庭的話，那倒是很難應付嫁粧以及其他物質上的禮貌，所以，索性嫁給內山人爲妻，這種相稱的結合，的確比做大官還要幸福哩。「奢盤」